



列女傳卷九

一

仇英實甫繪圖





樊會仁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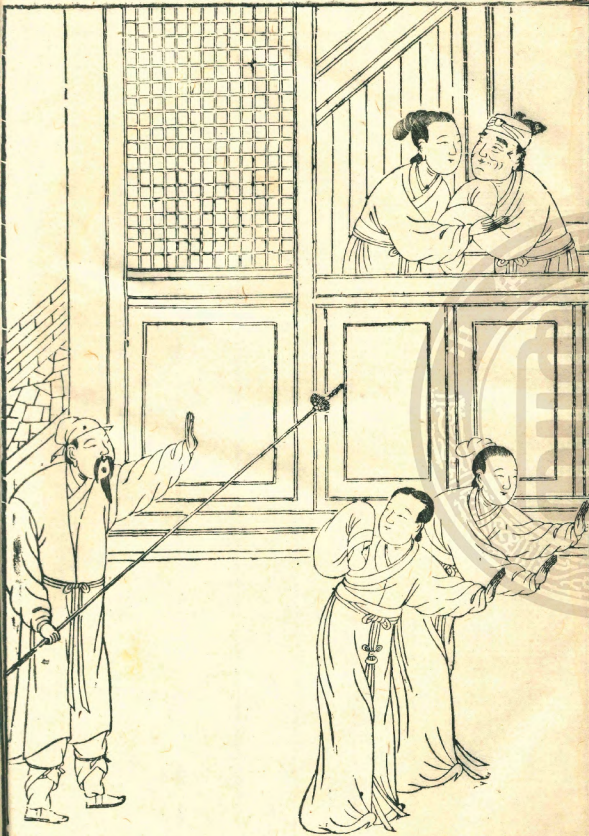
樊會仁母敬氏字像子蒲州河東人也年十五適樊氏
生會仁而夫喪事舅姑姊姒以謹順聞及服終母兄以
其盛年將奪其志微加諷諭便悲恨嗚咽如此者數四
母兄乃潛許人爲婚矯稱母病以召之凡所營具皆寄
之隣里像子既至省母無疾隣家復具肴饈像子知爲
所欺佯爲不悟者其嫂復請像子沐浴像子私謂會仁
曰吾不幸孀居誓與汝父同穴所以不死者徒以我母
羸老汝身幼弱耳今汝舅欲奪吾志將加逼迫於汝何
如會仁失聲啼泣像子撫之曰汝勿啼吾向爲不覺者

令汝舅不我爲意聞汝啼知吾覺悟必加防備則吾難爲計矣會仁便佯睡像子於是伺隙携之遁歸中路兄使追及之將逼與俱返像子誓以必死辭情甚切其兄感歎而止後會仁年十八病卒時像子母已終旣葬像子謂其所親曰吾老母不幸又夫死子亡義無久活於是號慟不食數日而死

汪 曰像子以貞順聞是宜天助其順偕老百年京昌百世以勸裨海而內宜家之風乃旣奪其夫復奪其子始得以完節付之而令名千禩遂不克更爲其家計也抑亦其數之奇適會其家之窮歟彼獲同穴心宜甘之乃兄若母徒憐其孀居之苦而不思成其節烈之名亦異乎君子之所以愛人者矣

列女傳卷九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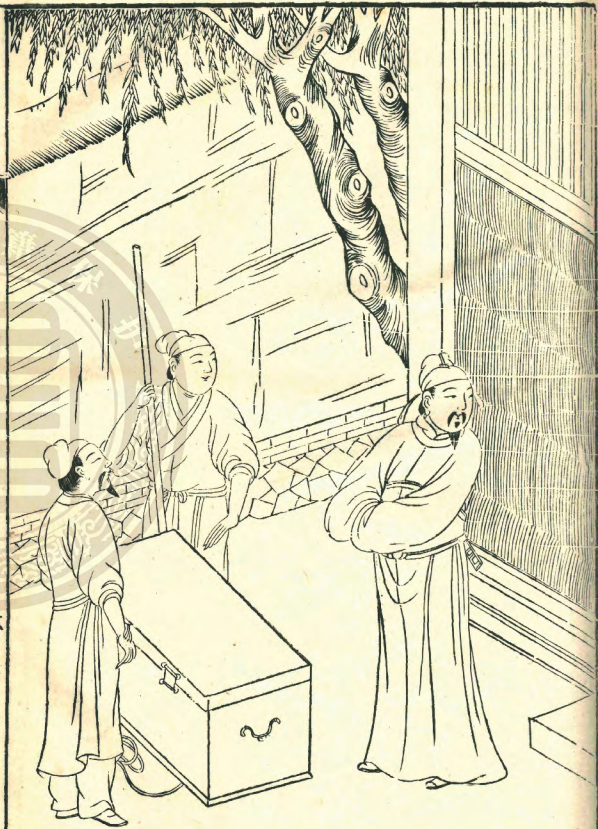


鄭義宗妻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孝嘗夜有強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惧盧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君子謂盧氏甚得婦道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列女傳卷九



涇陽李氏

唐李氏雍州涇陽人楊三安之妻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姑歿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氏晝則力田夜則紡績數年間葬舅姑及夫并夫之叔姪兄弟凡七喪深爲遠近所嗟太宗聞之賜帛二百疋遣州縣存恤之所居產靈芝數十莖成五色焉君子謂李氏生事死葬爲婦道所難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此之謂也

汪

曰秦俗之敝蓋有自來抱哺其子與公併倨

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賈太傅所稱棄禮義捐

廉恥日甚者也乃咸陽長安自漢唐世爲帝王之宅
民稍稍就上準繩孝婦貞女亦多有之輦轂之下宜
易於近天子之光也已雍州本秦關中地而楊三安
之妻以孝聞所云守禮義存廉恥莫如斯婦力作勤
績撫孤葬喪有男子之所難能者其致君之賜召天
之瑞非偶然之故矣

列女傳卷九



狄梁公姊

唐狄梁公姊者梁公名仁傑之姊也武后廢中宗而自立改唐爲周狄仁傑爲之相嘗過其姊家姊寡居而老且貧爲設濁酒麥飯其子自外歸以一兔肩供仁傑仁傑曰姊老矣而仁傑幸居相位奈何不及母在而使之仕其姊曰吾有一子不欲其事女主也仁傑慙而退君子謂狄公之姊安貧而不慕榮利論語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汪 曰僞周武氏以翬翟卽真敢行穢亂蓮花在寢如意紀元廬陵之轍弗還而椒闈瑣闥之間咸惟

嬰之所欲爲矣季鷹當此必起葦鱸之思淵明值茲
宜興菊松之想乃梁公獨受師德之薦入相不辭雖
恃其終反周爲唐而諄切乎母子姑姪之談懇勤乎
鐘鳴漏盡之譬不已勞乎視彼姊子待兔田園濁酒
麥飯亦足爲歡何必耽榮希寵頰仰磬折於女天子
之前乃自爲愉快也其姊恬靜有隱君子之風向令
其慈子嗜利衛霍之事可期然而弗屑就已





樊彥琛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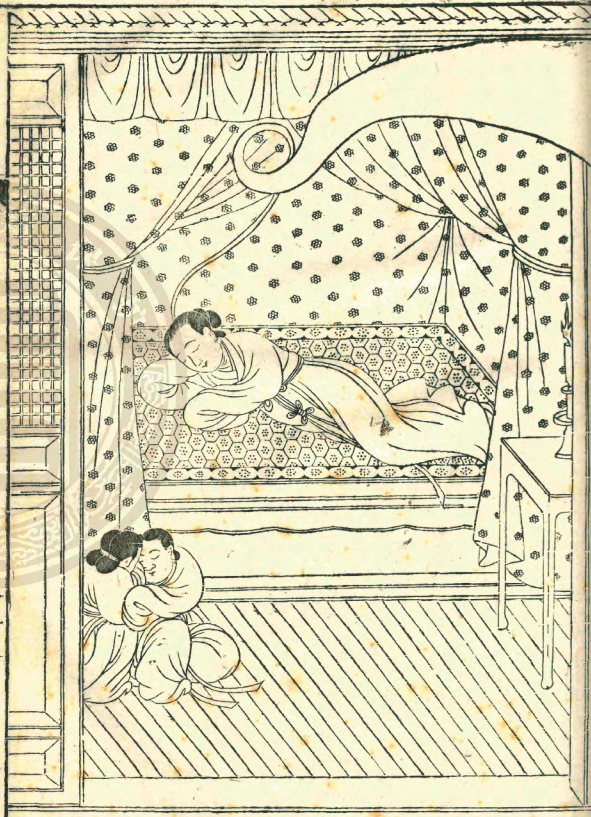
樊彥琛妻魏氏楚州淮陰人彥琛病篤將卒魏泣而言曰幸以愚陋託身明德奉侍衣裳二十餘載豈意釁咎所招遽見此禍同入黃泉是吾願也彥琛荅曰死生常道無所多恨君宜勉勵撫養諸孤使其成立若相從而死適足貽累非吾所取也彥琛卒後屬李敬業之亂魏爲賊所獲賊黨知其素解絲竹逼令彈箏魏氏歎曰我夫不幸亡歿未能自盡苟活偷生今復見逼管絃豈非禍從手發耶乃引刀斬指棄之於地賊黨又欲妻之魏以必死自固賊等忿怒以刀加頸語云若不從我卽當

殞命魏厲聲罵曰爾等狗盜乃欲汙辱好人今得速死合我本志賊遂斬之聞者莫不傷惜

汪 曰敬業以世族勤王興義討亂足脩世勩之
邾而窒其瑕蓋武氏之立世勩一言決之也則武氏
之亂世勩一決成之也愚方憾李孝逸爲墨鷹犬而
搏嚙忠貞也何名爲賊哉獨其不戢群下俾得凌辱
士人之妻則非所宜似此亦可覘其事之弗克濟矣
彥琛永訣數言甚爲合理宜非醉生夢死者流琛妻
感其意故遲其死耳未亡人肯彈箏而從人樂者哉
矧欲污其身必弗得已斬指而不從刎頸而不屈烈
哉魏氏復何間焉彼女主當陽恣淫縱慾聞此貞風
慙無地矣尚能旌表以妨已之爲形已之醜也乎



列女傳卷九



堅正節婦

唐鄭廉妻李氏年十七嫁廉廉未踰年死夜夢一男子
求爲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形貌所召也卽截
髮麻衣不薰飾垢面塵膚自是果不夢刺史白大威欽
其操號堅正節婦表旌門閭所居曰節婦里君子謂李
氏能完其節莊子云其寢不夢其覺無憂此之謂也

汪 曰婦之凝粧盛飾爲可悅也夫旣致人之悅

安能不動人之思思之則必欲得之以斯求節宜其
難矣鄭氏之夢信形貌所召也晝之所爲夜之所夢
無是心而有是夢則其神不定而志亦因以不安故

欲絕其思先須杜其夢居常而不淨則揜人之鼻居
燻而不垢或啓人之思李氏誠爲持節之堅守誼之
正者矣白刺史崇其號表其閭豈虛譽云爾哉





鄭邴妻

唐鄭邴耕民也天寶中邴母病人教以咽杏實可愈其妻楊氏謂邴曰此非時之物安所得乎須旁求冀上天哀憐而賜之子其備耕侍疾吾自徧于邑里訪焉乃至鄰郡易君子之衣而行忽于道莽穢中見一杏實拜泣取之潔滌而歸以奉姑謂爲他郡人所遺姑食之疾漸瘳一日風雷甚聲殷殷然若在簷宇間不斷家人惶懼遁去楊氏泣告其姑曰去冬以莽穢中杏實奉姑給爲人所遺今天將謫妾以死從此別矣乃伸臂立於庭以待雷擊忽覺臂重莫能舉及開霽視之有二金籠長數

尺繞左右臂自是家日豐遂爲富室君子謂爲孝感易
云天之所助者順也其此之謂乎

汪 曰楊氏易服而求杏實足跡徧於邑里及於
鄰郡雖則云孝實失婦道然以非時之物而偶得之
似亦誠孝之感矣金龍之降事尤甚奇豈亦天賜郭
巨之意歟何幸也邨本耕民必其人椎魯弗文舍力
作之外無他材技惟恃其婦以持家者故弗可使顧
求杏者宜於杏林而訪於邑里誠不知其何心矣





鄭紹蘭

唐鄭紹蘭鄭行先之女也適巨商任宗任宗賈於湘中
數年不歸紹蘭偶見雙燕戲于梁間長吁而語燕曰我
壻客久弗歸不通音耗死生存亡未可知也欲憑爾翼
附寄一書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紹蘭遂
吟詩一首云我壻去重湖臨窻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
與薄情夫繫於其足燕得詩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
忽見一燕飛鳴泊于肩上足有書解而視之乃妻所寄
也遂感泣而歸好事者傳之

列女傳卷九





江潭吳姬

唐吳姬休寧江潭人黃巢寇亂鄉人逃避姬堅節不去
已而賊至姬曰寧可斷吾頭不可戕吾鄉賊怒害之鄉
人收葬于葉泊嶺里中疾病遺失禱必應淳熙間有牧
馬姬墓側者馬爲虎傷召獵人祠而射之二箭中二虎
君子壯吳姬之不怕死曲禮云臨難毋苟免此之謂也

汪

曰巢賊爲高節度駢所擊奔廣南旣而北還

復爲劉節度巨容所破收餘衆渡江轉掠饒信歙宣

等州唐以殿中侍御史汪端公濟總大軍禦之遇賊

於婺之三活力戰而死皇帝嘉其忠烈立廟祀之師

既潰賊遂長驅至休寧徧剽村落故吳嫗不免焉嫗
以寡婦當暮年有死而已寧復恩鄉人而偷生林莽
苟活穴巖不亦辱乎故甘死如飴不靳苟免卒以匹
婦其身死而其鬼靈匪節烈所凝宜不及此矣

列女傳卷九





朱延壽妻

唐昭宗時淮南節度使楊行密以妻弟朱延壽與田頰通謀召而斬之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謂延壽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讐人所辱赴火而死君子美王氏之貞烈論語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此之謂也

汪

曰楊行密以高駢部將自稱淮南留後擒孫

儒而降其衆招撫流移輕徭薄斂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其不以己私意妄殺妻弟可知延壽果與田

顧通謀死固應爾王氏誠愛其夫曷不諫止於通謀之時而徒用情於謀泄之後則何益矣顧寧就死而不甘受辱則其識之高也

列女傳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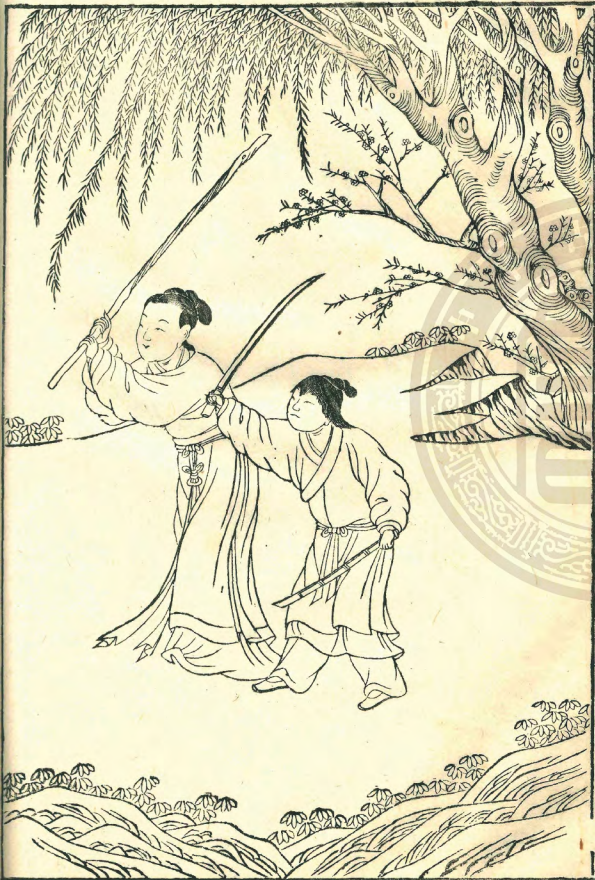


王氏孝女

唐王氏孝女楊紹宗之妻也王氏華州華陰人甫三歲生母亡爲繼母所鞠養年十五父征遼而歿繼母尋亡王氏收所生母及繼母之骨并立父像招魂遷葬廬于墓側有紫芝生廬下又有白鹿常馴擾近墓高宗永徽中下詔表其門閭賜以粟帛君子謂爲孝感詩云女也不爽其此之謂乎

汪 曰遼左之役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其死事者何限功不補患得不償失宜其悔之矣王孝女之父死於戰陳弗克歸骨則招魂立像而於生母繼母則

葬之以禮此在男子爲父後者猶或未盡如禮乃王
氏以一孤女任之且廬墓而致紫芝白鹿之應孝益
徵矣高宗初年尚行旌別之政隆賚錫之典此永徽
之治有貞觀之風乎





賈孝女

唐賈孝女濮州鄆城人也始年十五其父爲宗人玄基所害其弟強仁年幼孝女撫育之誓以不嫁及強仁成童思共報復乃候玄基殺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強仁自列於縣有司斷以極刑孝女詣闕自陳請代強仁死高宗哀之特詔孝女及弟免罪君子謂賈孝女勇於義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其孝女之謂也

汪 曰傳中所列孝女其報父讐無踰隋王舜其保孤弟無踰李文姬賈孝女兼之矣賈玄基殺人於

盛唐之時三尺之法安在而得漏網以至今日孝女
志存報復故不嫁蓋嫁則此身爲夫之身弟於何撫
而讐又於何復耶卒能手刃父讐請縣請死於禮合
矣賈強仁以童年報不共天之讐有司不以爲孝而
欲以爲戮何謬也高宗猶有三宥之政其當牝雞未
晨之先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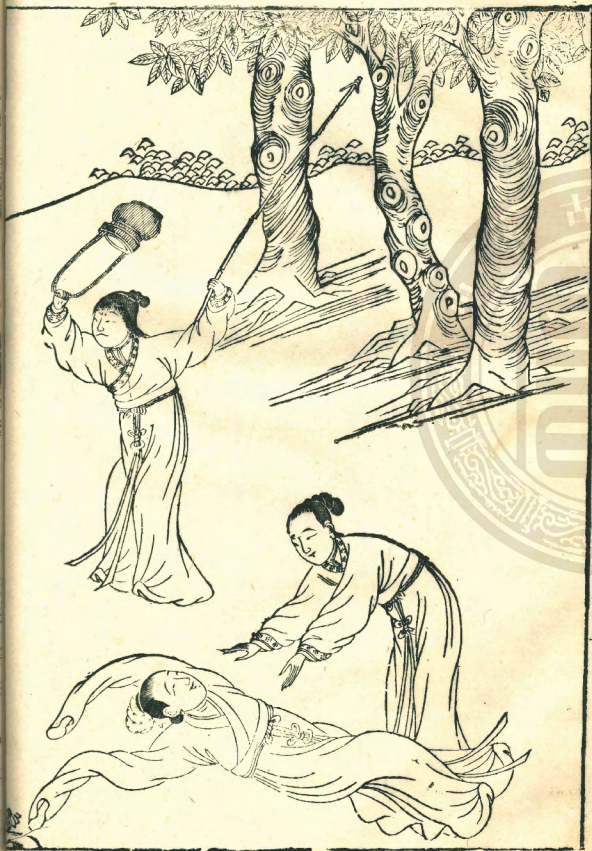
列女傳卷九





竇氏二女

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岩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卽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羣盜乃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二女之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





章氏二女

唐章氏二女歙縣人章預之女也母程氏與二女登山採桑母爲虎所攫二女號呼搏虎虎遂棄去母獲免刺史劉贊嘉之蠲其戶稅改所居合陽鄉爲孝女鄉以表之觀察使韓滉因奏贊治有異行詔褒遷焉君子謂章氏二女不畏死以全母傳曰捋虎鬚幾不免虎口此之謂也

汪

曰吾鄉山峭而高水清而駛故生聚其間多

忠孝節義之行無論丈夫能也卽婦人女子亦往往

有之特以人多務實不競於名故每湮滅而不稱茲

傳僅存則以劉刺史之名其鄉幸而相傳迄今不泯
爾二女之名直與此鄉同其永久固劉公之所貽哉
苟無苛政徼民受賜多矣必以虎不啞人爲異政曷
如以二女皆孝之爲德化乎刺史贊之名稱前與虎
北渡河之昆均不朽也又緣二女而益顯也





列女傳卷九

葛氏二女

唐敬宗時撫州金谿葛祐爲金谿監銀場吏時鑛盡歲額盡虧傾家無以償拷掠幾死祐無子二女至孝不忍見父之苦乃相與發誓願以身代死明日果同躍入冶中俄有陰雲四起烈風雷雨如晦衆皆驚怖卽發爐取其骨已化爲白金矣有司遂釋其父并聞于朝詔旌之官爲立祠鄉民水旱疾疫必往禱焉甚著靈異君子謂葛祐二女以身紓父之急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劬勞之報於是爲至矣又安恤其身乎

汪 曰唐自德宗日以聚財爲事瓊林大盈之積

時就朽蠹未聞能一散於十室九空之民而頭會箕歛益厚自封至敬宗而無能改於其德夫人主何患無財所患者人心失而國運隨之也敬宗不以大道生財而銀場置監以開利孔遂爲金谿厲階上好殖貨必欲滿其歲額而弗顧夫監者之破家有司希旨惟求足夫歲額而弗論夫鑛利之已竭上求多於其臣臣求多於其下下之膏脂腴而成上之癰腫耳一女誠孝入治化金以濟其父之阨烈矣哉大冶有神卽其所化之金身當鄉民之尸祝詎謂弗宜然則唐匪斯冶無以煎熬其民而趨於亡二女匪斯冶無以鎔鍊其身而至於化也已

列女傳卷九





木蘭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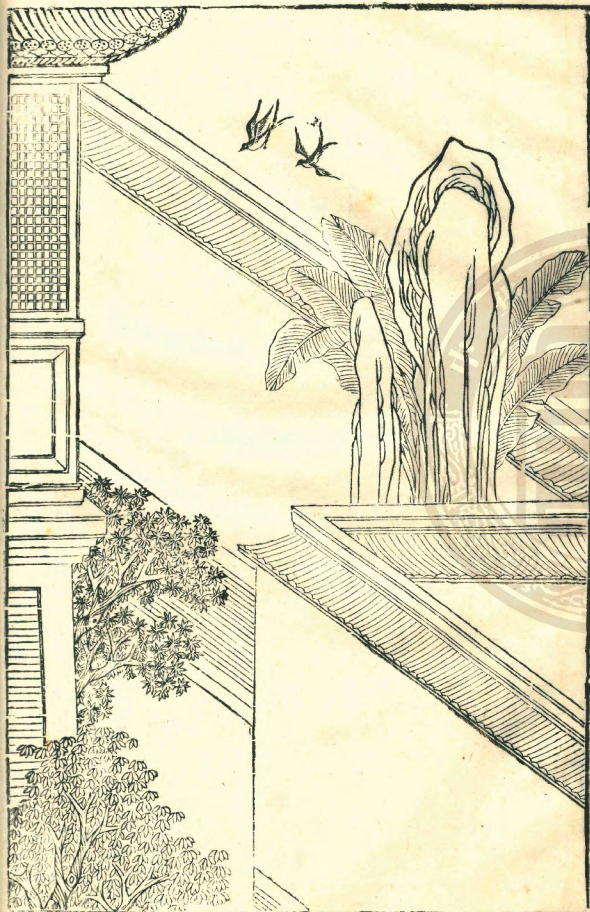
木蘭女梁人也代父戍邊十二年人不知爲女歸賦戍
邊詩一篇其詩曰促織何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
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
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
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
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
馬鞭旦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
黃河流水聲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爺娘
喚女聲但聞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

氣傳金析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
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勲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
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娘
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
姐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床脫我
戰時袍着我舊時裳當窻理雲鬢對鏡帖金黃出門看
夥伴夥伴始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
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杜
牧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裡曾驚學畫眉
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君子謂木蘭爲女

列女傳卷九

三十五

丈夫而才兼文武詩云允文允武此之謂也



列女傳卷九

關盼盼

列女傳卷九

三十七



關盼盼張建封妓也善屬詩文雅多風態建封旣沒盼
盼念舊而不嫁常居燕子樓作詩二絕云樓上殘燈伴
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
是長其二適看鴻鴈岳陽迴又覩玄禽逼社來瑤瑟玉
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白樂天喜其詩乃和之曰
滿窻明月滿樓霜被冷燈殘拂卧床燕子樓中霜月苦
秋宵只爲一人長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塚上來
見說白楊堪作柱怎教紅粉不成灰又贈絕句云黃金
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

身去不相隨
盼得詩反覆
讀之泣曰
自公薨背妾非
不死恐後人
以我公重色
有從死之妾
是玷我公清
範也和詩一
絕云自守空
樓歛恨眉形
同春後牡丹
枝舍人不會
人深意訝道
泉臺不去隨
旬日不食而
死

列女傳卷九





馬希萼妻

五代時馬希萼將攻潭州其妻范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爲人笑希萼不聽引兵趨長沙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諸將不可戰破其兵追希萼將及希廣召之曰勿傷吾兄希萼於是遁歸范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死君子謂范氏能以大義責夫不惜身死中庸云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此之謂也



列女傳卷九



周行逢妻

五代周世宗時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妻鄧氏貌陋而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行逢怒鄧氏因之村墅遂不復歸行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納稅行逢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耶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一旦有變村墅易爲逃匿耳君子謂鄧氏爲知天道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列女傳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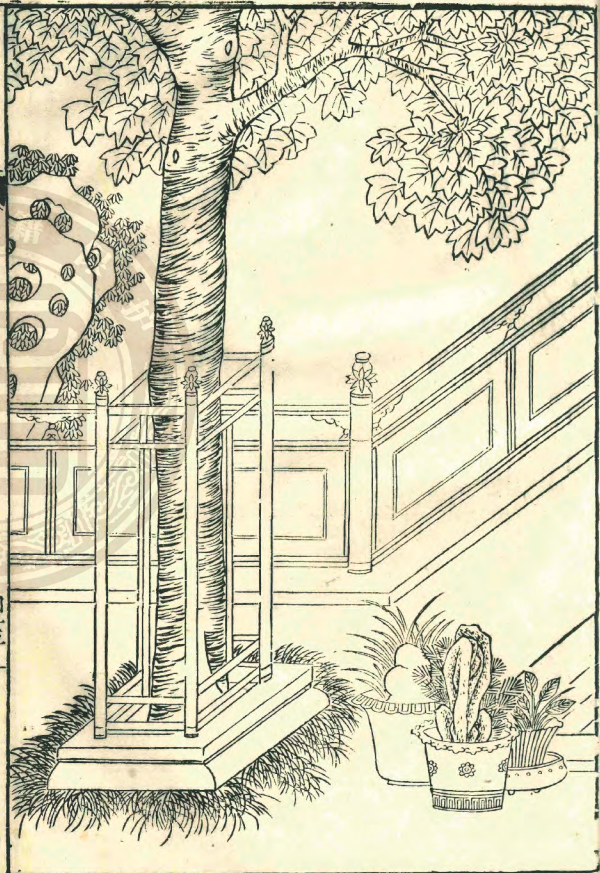


孟昶母

蜀孟昶用王昭遠等主兵柄母李氏謂昶曰吾昔見莊
宗跨河與梁軍戰又見爾父在并州捍契丹定兩川當
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王昭遠出于廝
養伊審微韓保正趙崇韜皆膏粱乳臭素不習兵徒以
舊恩置于人上一旦疆場有事安望禦大敵乎以吾觀
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其餘無足任者昶不
能從及昶卒於宋追封楚王謚恭孝昶母不哭舉酒酹
地曰汝不死社稷食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
在耳今汝旣死吾何生爲不食數日死藝祖聞而傷之

汪 曰蜀自王建肇封盜名而帝不一傳而王衍
已含璧於郭崇韜之行營暨崇韜碎首孟知祥始以
西川節度進爵蜀王稱帝而治自意劍閣之險泥丸
可封而烏知仁贊弗守十四萬雄兵羣解甲於全斌
下蜀之日僅一高彥儔以夔州失守自焚乃廝養之
元戎膏粱之閫帥咸望風而潰果如李氏所料矣李
氏言之而不能必厥子之從則降表之修李家擬復
具草而待也夫劉蜀以帝胄開基有卧龍之輔乃嗣
主遽就安樂之封况孟蜀非有功德於民而王昭遠
猥自方於諸葛君臣泄泄亦得以二世亡嗚呼晚矣





花蓋夫人

蜀費氏之女以才貌事孟昶得幸賜號花蓋夫人幼能屬文尤長於詩嘗作宮詞百首匹休王建今錄其八首云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岬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去碧波中離宮別院繞宮城金版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有按歌聲春風一面曉粧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監遙覩見故將紅豆打黃鶯侍女爭揮玉彈弓金丸飛入亂花中一時驚起流鶯散踏破殘花滿地紅翠華香重玉爐添雙鳳樓頭曉日暹扇掩紅鸞金殿悄一聲清蹕捲珠簾太液波清水殿

涼畫船驚起宿鴛鴦翠眉不及池邊柳取次飛花入建
章春心滴破花邊漏曉夢敲回禁裡鐘十二楚山何處
是御樓曾見兩三峰蕙炷香銷燭影殘御衣薰盡徹更
闌歸來困頓眠紅帳一枕西風夢裡寒及宋平蜀以俘
見藝祖問其所作夫人奏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
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蓋蜀
敗時精兵尚十四萬而王師纔三萬耳





臨邛黃崇嘏

黃崇嘏臨邛人初僞作男子以詩謁蜀相周庠庠甚稱其美薦揖府掾政事明敏吏胥畏服庠愛其才欲妻以女嘏辭以詩云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椽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壁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得詩大驚問之乃知黃使君之女原未從人與老嫗同居此事甚奇說海載之甚悉



列女傳卷九



王凝妻

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之間爲號州司戶叅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汗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

